

通向隐喻与批评的长镜头

——以克洛德·夏布洛尔《表兄弟》为例 □赵立诺



克洛德·夏布洛尔

由于当代电子游戏视觉的主观性,一些电影研究回到爱森斯坦和维尔托夫,探讨主观视觉的方法、对象及其表达之外的意涵,这种回溯在当下西方媒介研究领域较为盛行。法国电影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电影镜头的主观性上,也有颇多探索。罗西里尼后期的作品,例如《火山边缘之恋》《游览意大利》等,正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现实主义。而戈达尔的《筋疲力尽》、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则更是对于主观世界的视觉表达的成功探索。在这其中,被巴赞提倡的长镜头往往是成功的关键。这与长镜头本身的连续性、与大脑-影像的相似性、与主观视觉的统一性是分不开的,也因此,长镜头得以跨越主客观的界限,在电影之中不断切换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让观众领略主角所见、所想、所体验,成为一种与主角情绪(甚至是身体感知)联动的审美体验。

在法国电影新浪潮中,克洛德·夏布洛尔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导演。但事实上,也正是他1958年的《漂亮的塞尔日》,开启了法国电影新浪潮之路。《表兄弟》是他的第二部长片作品,1959年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常被看作

是表现20世纪战后法国中产阶级年轻人迷茫无助却腐烂的生活状态的代表作。

夏布洛尔极善于使用长镜头。开片处,字幕升起,背景是巴黎凯旋门的固定长镜头,与希区柯克的做法类似。男主角就在这个长镜头里打出租车,然后驶出这个画面。按照一些导演的做法,男主角打车走后,可能会切换镜头,用远景或者全景跟着车走,再出标题字幕。但是夏布洛尔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任由男主角离开画面,停留在这个长镜头里,将时间给了凯旋

固定的单人长镜头中所传达的宁静的知觉,会被一种强有力的动作和对话的运动性所打断。但是夏布洛尔却极为热爱多人长镜头和运动长镜头——这也为其后欧洲电影对于运动长镜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中有两场多人长镜头的重头戏。一个是表哥带着表弟第一次去书店旁的俱乐部,和他日常玩乐的朋友们介绍相认。在这个段落里,我们看到表弟的格格不入和表哥的游刃有余,几乎和所有女性都有着

谓光明,并用蜡烛的熄灭预示着他即将从光明坠入黑暗。黑暗与烛火之光的强烈对比,书写表哥这个人目空一切、自以为是,对小团体中领导地位的满足感。整个段落宛如话剧,观众与表哥一起坐在台下,表哥在台上,被旁人冷眼旁观他富有诗意却癫狂的表演,以及这种极端的自恋状态的迷人和自欺欺人。这时,能指再一次被建立,在符号语义上,这个段落有无数可以读解的空间,年轻人、诗性、黑暗、烛火、游荡、现代性、位于城市高出的房间、窗户及外面的城市与夜晚等等;而知觉也再一次被制造,男主角和我们一同身处这个吊诡而迷人的场面之中,被吸引、好奇、迷茫、无法认同、困惑等等诸种情绪随之升腾,但却并非通过表达男主角的情绪状态而得以了解,相反,男主角的情绪似乎被观众的情绪所引领。长镜头成为了一个完全主观性的视觉表达,镜头内部的光影、构图,镜头的角度、运动,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在向观众传达着主角的心态,而这种主观视觉,又直接通过画面传递给观众,让观众通过主角的眼睛去观看、去感受,所以看似是观众的情绪引领了后续男主的情绪,换句话说,是无需再次从客观的视角呈现主人公的情绪。

长镜头的叙事性通过这样一种复杂而精确的掌控得以完成,因为在这场叙事中,导演需要注意的不仅是人物的运动、场面调度和复杂的走位,同时还有弥漫在画面中、甚至画面以外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逐渐变化着的情绪——这些东西如果用蒙太奇来表述,常常会显得更加容易,例如插入一些隐喻性的事物片段,或是通过剪辑的节奏感来调整演员和人物的呼吸与变化——但是在长镜头里,一个是演员的表演一定要精确,他们的情感变化一定要跟着一个相对真实的节奏走,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因为没有那些说明性的、突然切换上去的、关于纠结的眼泪或是放大的瞳孔以及抽动的脸颊,演员只能将这些细微的动作和表情通过传达一种气氛和更加真实的、加以掩饰的,甚至是无动于衷的状态去传达,让运动(叙事运动、人物运动、场面调度和机器运动)来帮助他们、配合他们共同完成这种情绪。这个时候,情绪并不是依靠演员的表演,而是依靠着所有微妙、细微的运动和流淌着的时间以及精准的角度和观众的审美观感共同完成的。

如果说这些段落都创造了一种“能指-知觉”的话,它所创造的便是这种含混性,这其中,形式的“能指”价值和能指的能力都要大于画面内容本身,而形式内部又包含了诸如时间长度、位移方式、运动、人物走位、微运动等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混



《表兄弟》电影剧照

门所代表的城市。这样,这个镜头就从人物镜头变成了一个景物镜头,一个长达数分钟的固定景物镜头,也可以称之为空镜头。在这个空镜头里,城市车水马龙,看似人来人往,却空无一人。导演似乎在用这种做法建立某种能指,或是制造某种知觉,制造着一种外延。让观众凝视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的警示,但也可以看作是长镜头的形式,创造一种极具内涵性的“能指-知觉”,让观众一面定睛去观察、去熟悉、去感受城市、环境、男主角即将面临的一切,又让观众去思考诸种景观、符号的文化性的所指——人类文明、战后与青年人的情感、焦虑与未来。“能指-知觉”开始发生。

《表兄弟》里面使用了大量的长镜头,尤其是室内长镜头。在一开始男主角表弟与在巴黎接待他的表哥见面时,导演就用了一个长达2分钟的长镜头表现两人参观屋子的场景。我们知道,多人场景时,使用长镜头是很困难的,这涉及到复杂的场面调度,而且长镜头容易变成叙事性的而不是抒情性的,这就使得长镜头在

不同程度的暧昧关系,并能够迅速和刚刚认识的漂亮女生拉近距离。这是用一个完整的6分钟左右的长镜头完成的,并最终结束于女主角的出现,男主角追随着她出门,一见钟情。尽管在这个长镜头中,镜头始终追随着表弟和表哥的身影,不断的展示着人物的状态、关系,但是他始终注意利用镜头的视点位置让观众将全部的认同都投射在男主角表弟的身上,这就使得压抑的、不顺心的情绪在整个长镜头的过程中持续升温,直至女主角出现。在这个长达数分钟的段落中,戏剧性并没有展开,其介绍的大多数的人物关系对于核心剧情也并不紧要,所以导演真正要表达的,除了一种巴黎战后10年中产阶级年轻人迷茫混乱的生活方式,还有男主角压抑的情绪的视觉感知。

另一个是表哥公寓的party段落。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灯光全暗,表哥拿着烛台朗诵着诗歌走遍全场、长达3分钟的长镜头,也可被视作是全片前半段的高潮,也是最能够暗示剧情发展方向的象征段落——这个自恋的表哥身处黑暗却自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2021年法国翻拍电视剧管窥 □李琦

2021年伊始,法剧《亚森·罗宾》(Lupin)第一季在网飞(Netflix)播出,短短几天,观看量就达到了7000万。亚森·罗宾是法国作家莫里斯·勒布朗(Maurice Leblanc)笔下的一个虚构人物,因其行侠仗义、惩恶扬善,也被称作“怪盗绅士”。法剧《亚森·罗宾》以这一人物的冒险经历为灵感,描述了一段现代版为父报仇的故事。短短5集,观众纷纷感慨意犹未尽,原著小说的销售



《亚森·罗宾》



《都是卢梭的错》

量也随之增加。欣喜的是,第二季已于6月上线。无独有偶,法国2台今年推出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小型谋杀剧场》(Les petits meurtres d'Agatha Christie)第三季。该剧前两季分别播出于2009年和2013年。每一季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不同年代,主要人物也各不相同,新一季的主角变成了由女法官格雷科、警探贝雷塔和心理学家贝勒库尔组成的全新三人组合。每一集都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本小说,比如《ABC谋杀案》《奉命谋杀》《长夜》等等。

如果说上面两部法语电视剧还是借鉴本土或他国的文学作品,那么2021年也涌现出不少从其他国家翻拍而来的法语电视剧,最知名的莫过于法剧《我答应你》(Je Te Promets),翻拍自美剧《我们这一天》(This Is Us)。其中第一集里的经典台词“如何把生活赠与你最酸涩的一颗柠檬,酿成一杯甜美的柠檬汁”,也入乡随俗地被改编成法国人挚爱的葡萄酒意象:“生活给了你最苦涩的葡萄,你将其酿成一瓶好酒。”然而法国观众似乎并不买账,在网上留言表示这部法剧“毁了心中的经典”。看来在对待他国电视剧被翻拍成本土作品这件事上,各国观众都表现得非常苛刻。

之所以翻拍电视剧越来越多,一方面是由于原创力疲软,撰写一个全新的剧本需要大量精力,相比之下,在现成故事之上进行改编则容易得多。另一方面缘自市场盈利导向,原版电视剧往往已经俘获了一大批忠实观众,翻拍播出后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因此减小,低风险高回报的优势无疑使翻拍变成一种创作捷径。然而,原创电视剧珠玉在前,观众在观看翻拍剧时往往带着一种“期待视野”,如何让翻拍剧超越原版,被本国观众所接受,确实需要花费不少心思。法剧《就诊》(En thérapie)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改编自2005年播出的以色列电视剧《BeTipul》。此前,该剧已经被阿根廷、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多国翻拍。故事场景非常简单,一间心理咨询室,一张

沙发,一位心理咨询师和前来问诊的病人。法版将故事背景设置在2015年巴黎巴塔克兰剧院恐袭之后,更加贴合现实,借此刻画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现状:太多人表达,太少人倾听。编剧希望观众能在喧嚣的世界里,通过对话和聆听,找寻生活的本质。法国媒体认为在疫情背景下,剧中展现的对心理的关注值得引起重视。《就诊》在法国电视台Arte播放后,仅6周即创下了该电视台最佳收视纪录。

由此可见,翻拍剧绝非生搬硬套,而是要立足本国,融入自身特点。原创挪威电视剧《羞耻》(Skam)火爆后,各国争相改编,法国版甚至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拍完原版四季的基础上设计了新的故事情节,今年相继推出了第七、八季,都取得了不错的口碑。曾经的主角陆续离开,全新的人物随之登场,成长路上的故事永不



《我们这一天》

谢幕。同样是校园题材的电视剧,《都是卢梭的错》(La Faut à Rousseau)改编自西班牙电视剧(Merli),讲述了哲学老师本雅明·卢梭和高三学生的故事,每集围绕一个学生和一个主题展开,比如自由、责任、身份、公正、幸福。法国作为哲学之都,培养孕育了一大批哲学大师。哲学作为法国高中生的必修课,剧中的课堂场景里也穿插引用了加缪、萨特、福柯等哲学家的思想。紧随其后,《人生学校》(L'École de la vie)改编自加拿大电视剧《30种人生》(30 vies),同样是围绕高中生活展开,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换成了史地课老师。其他翻拍剧,内容参差不齐,比如犯罪悬疑剧《路德》(Luther)翻拍自同名英剧,《B计划》(PLAN B)翻拍自同名加拿大剧,《法官大人》(Un homme d'honneur)翻拍自美剧《Your Honor》等等。

即便如此,上半年法国电视荧屏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原创电视剧。TF1电视台播放的“侦探喜剧”(HPI)大获成功,收视率仅次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电视讲话。所谓HPI,指代高智商的资优生,主人公属于这一群体,她对细节过目不忘,可以同时思考多个问题。法国2台的《双妹奇探》(Astrid et Raphaëlle)也推出了第二季。2019年首次和观众见面,采用双女主模式,讲述了自闭症患者阿斯特丽德和热血女警探拉斐尔搭档破案的故事,刻画了二人互相治愈的真挚情谊。不仅在情节上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也让更多人将目光转向自闭症患者群体。

综观2021年上半年法国电视剧产业,翻拍剧在借鉴模仿的基础上注入了新鲜血液,进行了一定创新。影视产业作为承载国家文化的载体,对促进文化交流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固然必要,但是保持自身原创力,坚守文化自信,也同样不可忽视。或许只有原创剧和翻拍剧并行不悖,“引进来”和“走出去”相互结合,才能推动影视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我答应你》



《HPI》